

□张二冬

播种

厨房门口长出一株南瓜，开始我不确定是什么瓜，想着是西葫芦或什么野生大叶植物之类，这几天看果子，才确定是南瓜。

不是我种的，应该是去年吃的南瓜，掏出来的籽扔到这里了。其实很多菜自己都会播种的，比如今年种过的菜地，种完撂荒不种的话，来年过去看，就会有很多菜苗重新长出来。西红柿的这种能力就很典型，就是果子熟了，落到地上，被尘土落叶覆盖，第二年雨水充足的时候，便和野草一起发芽，重新长出来。只不过长多少，纯靠概率。所以第二年长出来的并不多，再加上没人打理，果子数量逐年减少，久了繁殖能力就越弱。

直接靠种子传播的，像麦子、油菜存活的周期就更久一些，尤其紫苏、藿香这种，可能直接安营扎寨，和野草一样，成了这片土地上的一份子。记得之前李娟聊过一件好玩儿的事，具体怎么表述的我记不大清了，当时路过一条干涸的河道，闲聊时就说起新疆有一种树，依着河沟两边生长，那些河沟也基本是长年干涸的状态，但每年那个树的种子落完后，源头的雪山上就会化一些雪，变成水，流到那些河沟里，把种子冲走。每年附近的雪山就只在那个季节化那么一回，那个河沟的水也就只流那么一次，就好像那点水，是专门为了给那些树的种子播种而存在的，很默契。

雪山、气候、河沟、植物、种子，它们之间就好像沟通过。据说沙漠里咕噜咕噜滚成一个球的风滚草，和风的关系也是这样的，它们长熟了，风一吹，就到处播种。

植物和植物之间的关系，也很迷。自然界大多野草都是抱团扎堆的，共同协作，一起结籽，靠量播种，根并根，长期占据一块领地。印象中，最明显的一次，是在重庆的一个山里，看到一大片蒿草，方方正正的，里面一棵杂草都没有，全是它们的族群。最有意思的是，那块蒿草地四周的边界，都生长着单独的一排蒿草，向外倾斜，齐齐整整地围着那块蒿草地，是用来抵挡和过渡边界的，非常明显，就像守城的卫兵。

但我也见过很多野草，放眼望去，周边就它一株，孤身只影，自循环，感觉更有生命力。不过有天我看到一种虫子，隐身在树叶上，竟然可以做到和叶子完全融为一体，当时就很感慨：昆虫和造物的关系，才是最大的谜。

惊蛰记

就本人的体感而言，真正春天到来的那天，是惊蛰。很直观的变化，惊蛰前一天，屋顶还有积雪，路面上也结着冰。惊蛰那天早上，我还在质疑二十四节气的准确性，不是说惊蛰一到，春雷震动，百虫惊醒吗？这一醒来，又是大雾又是冰，还继续睡不？但我的质疑还没过两小时就动摇了——没有太阳，也没有风，九点多后，空气突然就开始变得温和，地面上的冰开始融化，房顶的雪也变成水啦嗒啦嗒像下雨一样滴下来。

瞎折腾

三四月绿得很快，日新月异。植物苏醒的顺序不等，不记得最早的是谁，只知道合欢树最近。

初春的颜色很丰富了，层次分明，而且很甜，透明度都很高。月初，把房前的地翻了一遍，打算把菜地开到离院子近点，方便



一个人的终南山， 与万物的对话

2013年底，26岁的张二冬决定在终南山住下。当年，他因“借山而居”的生活选择在互联网上一度走红，许多人抱着看热闹的心态，想看看他何时离开。如今，十多年过去，他依然在终南山，只是迁往了更深的山中，也守住了内心的宁静。继《借山而居》《山居七年》后，张二冬携新作《借山十年》从终南山更深处出发，以愈发澄澈的目光与山对话，传递他对生活的思考。

很神奇，也没有阳光，一天的时间，空气里一点儿寒气都没了，所有阴坡的积雪也都在一天内化完。于是我就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，就是当古人说“春雷动，蛰虫醒”的时候，那个雷动，显然不是天上的雷，而是来自地下的雷。地动，是地心的某种开关打开了，热气从下至上蒸腾开来，冬眠的蛰虫才被叫醒。地气，自下而上地传输，而且有速度，像武侠电影里，高手把耳朵贴在地面上，能听见十几公里外骑马追来的敌人，只是虫子更灵敏，天生神觉，直通地心。

其实人作为万物的一员，这种能力也有，不止这种听觉，各种神觉、感应能力，我相信人类都有，只是在走出丛林后，人类就不需要这些能力了，就像通信，能打电话发语音，自然就关闭了手写书信的能力，一种能力的进化带来的就是另一种能力的退化。所以我从来不屑那些把“神通”搞得很玄乎的人，哪有什么神通，不过都是物种本能。

而地心的热气，在定时准点的节气里，像开关阀一样精准交替时，就说明地球是个生命体，四季之变，即是呼吸，地球才是唯一的神。就像动物冬眠，植物也会在冬天的时候，把根收缩起来，储存养分，等到开春，天气变暖了，再伸展开，春展冬缩，一呼一吸，周而复始，地球亦如此。

浇水什么的。附近河沟边还有很多萱草发了出来，挖了几株栽院子里，栽到了门口那棵合欢树下，古人说“合欢蠲忿，萱草忘忧”。到时试试。

种菜不易，山鹿太多，还有野猪，都需要提防，所以又搭了个狗窝。下个月菜种上后，就必须得挑一位看菜地了，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

整个四月都没写东西，都在玩了，种菜、扎篱笆、养草、吃喝、出去玩、倒腾院子，挺开心的。又栽了不少树，算是这个春天最开心的事。栽了两棵樱桃树，长挺快的，五年之后就可以坐在树上吃果子了；给门前栽了一棵因村民多年砍柴而矮化的老槐树，很难得，精心照料了。想象下，面对一棵跟我身高差不多的老槐树，开满槐花，该是多么大的馈赠啊。

大门楼旁边又栽了棵石榴树，本来拿不定主意，只是觉得大门墙角处，应该有根线条，丰富门楼的节奏，后来遇到棵石榴树，就给移了过来。栽好才发现，比想象中的还好看，石榴树的颜色和粗糙的枝干，与土墙的粗粝感绝配。而且石榴树还会结果子，作为秋天的意象，挂在树上，像这个季节挂满枝头的柿子一样，都是“精神食粮”，看看就满足了。

老院的刺柏我养三年了，不舍得遗弃，也给扛回来了，栽到了门楼的另一边。月底下了几场雨，天一晴，趁着泥土松软，把篱笆也扎了下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万物生的季节，总是很冲动，每天捯饬院子，安排了很多活，修修改改。

前天在朋友圈看到一句话，电影台词的截图，说“没有通向喜悦之路，喜悦本身就是路”。翻地种草、移花栽树、挖水池，确实

都是很折腾的事，但我总是在这种事情上，乐此不疲。可能折腾的时候，带着憧憬吧，像创作，每完成一笔都很快乐。像斜倚着大门口的石榴树，栽好后我看着它，和我的院子相映生辉，太美了，那一刻就觉得拥有了旅行中看到壮景的快乐。多好啊，当下的快乐，就是快乐的当下，或者说，当下的喜悦，就是人生的喜悦，人生的喜悦只要足够多，就是喜悦的人生了。

喜悦本身就是路。

感受力

好久没抬头注意过天窗了，这几天，空气又蓝又透明，非常有凝聚力，频繁让人凝注。

前段时间在想一个话题，就是我们都知道“生命中最美好的事物就是生命本身”这个命题，所以才会感动或感慨于当下。但我发现很多人说到“活在当下”时，却并没有理解当下是什么。大多数人都以为当下，就是当下的美，此刻的快乐。所以活在当下，就成了“珍惜此刻的享乐”，但美和好，欢愉和快乐，都只是当下的一个面啊，丑和苦，疼和求不得，不也是当下嘛。所以在我看来，当我们感动或感慨于当下的时候，那个当下啊，其实并非当下的感受和情绪，而是对自身于当下存在着的觉知和观照。只有这个时候才会发现，甜和疼一样都是有层次的，热恋、失恋、欢愉、绝望，都是滋养。就像光、高处、孤独和痛苦都能让人观照到自己的存在。所以凝注时，有极大的安定感和真实感，是很敞亮，很治愈的。

只不过大多时候，我们都只能被那种由特定环境带来的镜子给照亮，很少有人能在乏味的、拥挤的、阴郁的环境里，也同

时保持觉知和观照的能力。凡事发生必将有利于“我”，所以在我仅有的少数阅读经验里，诗的地位是很高的，诗人写诗，在我看来，就是在捕捉当下的觉知，并且以文本的形式观看，写诗就是在训练、保持着对一切存在的纤细敏锐的感受力。

不枉此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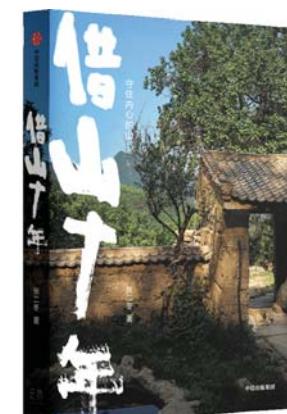
在都市里，吃饱喝足，逛累了，也没什么电影想看时，躺在酒店里，就会蹦出一个词：虚度。在城市里，如果没有工作，也没有什么追求或情感的寄托，就会有种种坐吃等死的虚度感。虽然我没有那个条件，但可以想象，财务自由也很考验人。财务自由面临的首要问题，就是自我实现或者价值寄托，要不就是不停地找乐子，满足各种贪嗔痴，主动安排一些可有可无的事，让自己每天都有点儿事做，否则一停下来，就会感到虚无。

宁浩说，年少时，常去动物园看猴子，看到有只猴子，没事就挂在树上晃树枝，有人看时它在晃，没人看时它也在晃。每次去，那只猴子就在晃树枝。宁浩说，它不晃树枝，它能干嘛呢，晃树枝就是它给自己找的意义，可是我们从外头看，它也只不过是被关在这里的一只猴子而已。但我觉得，求知求索的重点也不是非要有意义，就只是本能，而且求知无止境，摇树枝和摇树枝，获得感也不同。

想起陈忠实说自己写完《白鹿原》的那个下午，把最后一个标点符号画上后，突然产生了一种非常茫然的感觉，看着桌子上的刚刚写完的堆积的一堆稿纸，自己都不相信竟然给它写完了。陈忠实说，腊月里头啊，最冷的时候，顺着那个河堤，我走了七八华里远，一直走到河堤头上，周围村庄都没有了，在黑暗中，坐在河堤上抽烟。那一刻，总觉得这个心里头，有什么东西憋着。然后回到家，我就把家里所有房间的灯全都打开，把秦腔的磁带声量放到最大，慷慨激昂悲壮的声音，半个村子都能听见，结果左邻右舍就来了两个人，说你今晚上怎么了？我就很高兴地说，我把一部小说写完了！你们都不要走，咱们在这喝酒！于是我就把家里仅有的肉都弄出来，自己凑合两个菜，和那些小伙子喝，然后就睡觉。

不枉此生。据说古代有禅僧开悟后一个人走到山顶，对着山谷大啸，应该也是同等层次的孤独，这是人和猴子最大的不同。

（本文摘选自《借山十年》，内容有删节，标题、小标题为编者所加）



《借山十年》
张二冬 著

无界 | 中信出版集团